

皮特·芬格斯坦的藏书票

◆ 子安



皮特·芬格斯坦藏书票,芬格斯坦绘,石版(1930年)

过皮特的“艺术史”。他上课时总是十分动情！他的口头禅是有意大利语说“该死”。当时，我和几位对经商毫无兴趣的朋友“误入歧途”进了佩斯。在皮特的课上，那些只懂赚钱的呆子们对他讲的东西摸不到头绪，我们几个好像才是皮特的忠实听众。自那时起，我开始对艺术着迷并取得艺术史学士学位。“有的学生至今还对这位个性强烈的教授仰慕不已。皮特嘴里含着的烟斗是他如影随形的标志。他与妻子卡洛尔(Carole Cacace)穿的花呢格西服情侣装曾是校园里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皮特是幸运的，至少比他父亲幸运得多。乱世淹没了世间过多的真情，但摧毁不了人的信仰和理想。芬格斯坦在恶斗的漩涡里挣扎着，他使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单臂将儿子托出了泥潭。一张旧照上，人过中年的皮特，眼眶深陷，苍迈的面庞下郁郁寡欢的眼神在试图向苍天倾诉：他，一个波西米亚人，倦了，老了，他注定是波德莱尔笔下《旅行的波西米亚人》，他惋惜自己的苦涩旅程。

摘自2013年37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藏书票画家社团”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皮特也开始制作藏书票，即使之后去了美国他也没有放弃创作这门父亲毕生经营的小众艺术。

徐志摩说：“哪一个不朽的艺术家不是在苦痛中实现艺术，实现宗教，实现一切的奥义？”1939年5月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芬格斯坦把皮特送到了美国费城生活。美国书商、藏书票藏家伊丽莎白·戴伊蒙德和丈夫杰克·戴伊蒙德接纳了这个即将失去自己唯一亲人的青年。芬格斯坦曾为伊丽莎白制作过书票，二人仅凭通信往来，素未谋面，在患难时出手相助，再次验证了微薄的书票孕育着人间的真挚情感。在费城，皮特幸运地遇到了他的资助者，一位百万富翁的遗孀——瓦瑟曼夫人(Joseph Wasserman)。瓦瑟曼按月接济皮特一笔小额的支票。这位年轻雕塑家的“工作室”是一间从天普大学(Temple University)借用的车棚，下雨时棚内便是一片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的狼藉。到了晚上，他只能租间地窖将就过夜，即便是地窖的房租对于一个“孤儿”来说也是奢侈的。为了讨好那位爱尔兰裔房东太太，皮特会教老人如何做马赛鱼汤、匈牙利炖牛肉、意面肉酱。三种菜肴想必均是他母亲当年的拿手菜。“我当时已经7天没交房租了。”皮特在日后接受《时代》周刊采访时说，“但她待我就像生母，居然帮我打理生活。当我生病时，她会照料我。现在，她竟然让我教她画画。”1940年《时代》周刊3月刊的艺术栏以题为《幸运的芬格斯坦》的撰文：皮特·芬格斯坦，一个从欧陆逃难来的青年雕塑家，留着一撮小胡子，戴黑色大领结，20多岁的小伙儿显得桀骜不驯！此时的芬格斯坦已被逮捕。尽管父子二人各身一方，皮特与集中营中的芬格斯坦仍保持通信。他日后回忆：“父亲在信中提到对意大利南部的风景赞不绝口，那里比北部要安静许多，他已经决定等战争结束后会在那里定居。”

当我们还在为藏书票是否应该贴于书中而喋喋不休时，皮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率先总结了这一似乎永不会终止的争论。

1943~1944年美国藏书票协会年刊里，皮特发表了《论当代藏书票》一文。他将藏书票比作是其作者和票主合作的终极见证。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，藏书票经历的几次变化不仅受到了社会变革的助推，而大时代发展趋势对其产生的连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现代藏书票俨然成了一项独立的艺术，不仅是早期以实用为主，证明书的所属权的象征标签。从某种角度上说藏书票变得更加“民主”，藏书票的交换，版画技法的不断推陈出新，资助者、票主个性要求的不断私密，文化、国家界限的模糊，艺术家自我矜持的创作个性等等元素构成了当代藏书票的大背景。皮特认为一张适应潮流的藏书票必须具有三个元素：“内在功能性”、“作者的艺术家个性”、“票主的个性”。首先，票主要明确制作藏书票的目的。如果排除其固有的实用性，那么书票当亦被视为一门私人收藏品，既可用来与票友交换，也可作为装饰性版画。然而，票主有时过于放纵“任性”的作者，尊重并充分利用作者在版画创作上的优势才能得到双赢的结果。当然，票主在整个书票制作过程中毫无疑问是占主导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皮特开始在佩斯大学任教。佩斯大学在美国以经济、工商专业闻名。为了增加学院的艺术气息，皮特说服了学校的决策者，白手起家建立了佩斯大学的艺术系。1956年，他在佩斯大学纽约市校区开办了第一家校办画廊，不久纽约上州维切斯特分校区的画廊也正式开放。皮特任艺术系主任直至1986年退休。在他病逝后，佩斯大学为了缅怀这位艺术家和教育家，将皮特一手创办起来的画廊命名为“皮特·芬格斯坦画廊”。严格地说，皮特并非是一名职业艺术家，他更像是专为传播艺术而生的学者，甚至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。他一生所著不多，仅有三本，每本著作却涉及艺术、宗教、审美三个不同的领域。他的学生在多年后仍坚持认为他是一位“被忽视的大师”。在一次佩斯大学校友聚会上弗雷德回忆道：“我在60年代中期选修

吃饭

章小东



4. 依会变戏法啊

“我咬来咬去咬不动，还是吃肉骨头，这肉骨头真好吃，比老婆从无锡带来的还好吃。”儿子说。“真的！大家都在抢呢……”丈夫说。我暗自笑了笑，便走到洗手间把自己梳洗干净，这才走出来加入到大家中间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一只手端着一个纸盘子，到餐桌上拿菜。

“喂，这是谁烤的火鸡腿啊？怎么割不动的呢？”“我烤了一个多小时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”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看着他带来的锡纸盘子，一筹莫展地说。

我一看，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带着后腔的火鸡腿，烤得焦黄焦黄的，煞是好看，只是一刀下去，丝毫不动。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男青年拿着洋刀在鸡腿上割来割去，终于下了狠心用力砍下去，鲜血立刻冒了出来。

“啊呀，根本没有烤熟呢，你以为便宜的火鸡腿这么好烤的吗？”“快点扔到厨房里去，血淋淋的，太恶心了！”男青年神情沮丧地端起了锡纸盘子，我伸手接了过来，端到厨房里。后面跟进了那个北京女孩。

“你的手艺真不错，一眨眼工夫，肋排骨全都吃没了！”她把那只底朝天的炒菜镬子交给我。“哦，谢谢你帮忙。对不起，怎么称呼？”我看着她问。“叫我菲小姐好了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有一个同居的美国男朋友，就是站在那里喝啤酒的，他叫瑞。”菲小姐说着，远距离和瑞做了一个大方的飞吻。

我别转过身体，把那只血淋淋的火鸡腿夹到砧板上，先用钢刀把鸡腿剁成小块，然后连汤带肉一起倒进炒菜镬子，又切了两个洋葱和几个土豆，大火翻炒起来。想起来了儿子最喜欢咖喱，便倒了一些进去，立刻香气扑鼻。正好烤箱里的米饭烤好了，我抓着毛巾把烤盘拖了出来，轻手轻脚地剥开锡纸，只见一粒粒晶莹剔透如珠似玉的米饭呈现在眼前。我把米饭拨到了一边，又把新煮熟的咖喱火鸡堆放了进去。

“哇！真漂亮！依会变戏法啊！”那个火鸡

的主人走进来说。“哟，上海人啊？”我说。

“对，我叫天润，是工程系的，老婆还在上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。真谢谢依今天帮了我的忙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太尴尬了。”天润一边说一边把咖喱火鸡端回到了餐桌上。

“咖喱火鸡饭！好好吃啊！”很聪明的改良，烤出来的米饭真香！”就在大家围着那盘子咖喱火鸡饭惊呼的同时，冷不防大门哗啦一下被推开了，跌跌撞撞地冲进来一个面如死灰的大男人。这个人长发披肩，胡子拉碴，他甩去两只鞋子以后，就一屁股坐在地毯上，呼哧呼哧地喘气。

“陈钢，你怎么啦？撞到鬼啦？”“……”“喝水，不要急。”丈夫走过去，从一只放满冰块的硬塑料箱子里摸出一瓶白水递给他。有人告诉我，他是艺术系的。陈钢喝完水缓过气来便开始说话：“啊哟，吓死人啦，我刚刚从桥底下走过来，碰到抢劫了！”

“真的？！你脑子不清楚啊，那些无家可归的美国人都会蜗居在那里的呢。”“就是啊，我以为我这副邋里邋遢的样子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，所以偷了个懒，抄了个近道。不料一走到黑黝黝的桥洞下面，一群墨漆黑的人就围了上来。黑暗当中，只看见一个个眼珠子闪着白光。他们把我包围在中间，摩拳擦掌要吃掉我一样，把我吓得七窍生烟，几乎瘫软到地上。”

“你们这些新留学生都习惯把钱都背在身上，以为存在银行里不方便，这下惨了，被强盗来了个兜底端。”有人说。“还好，还好，我狗急跳墙，一辈子的智商立时三秒钟统统发动起来。真的，我从来也没有这样伶牙俐齿过，我立刻说：‘啊！兄弟们啊！我都是阶级兄弟，你们的皮肤是黑的，我的皮肤也不白啊，我们都是兄弟，阶级兄弟啊……你们没有钱，我也是没有钱的……我们是无产阶级兄弟，共产主义是我们共同的目标……兄弟啊！’说着，我哆哆嗦嗦地把口袋里装零钱的皮夹子拿出来交给他们看。”

“这些人买你的账吗？”“我打开皮夹子，里面只有一块钱和几个硬币，那个领头的黑人看了看说：‘你怎么这么穷？看看我的皮夹子。’说着便从身上摸出一个很有派头的真皮钱包，里面有好几张大票子，他一边给我看，一边抽出一张塞在我的皮夹子里说：‘好了，你太穷了，我们是兄弟，就分你一张吧。’”

19. 事情有进展吗

“怎么啦？出什么事了吗？”方国良根据周警官脸色的变化，判断是出了什么意外。“我们队里的内鬼已经把今天会议的内容报告徐副局长了，还好他昨天出差去了江苏，要明天中午才能回来。不过他已经给刑侦局打过电话，要求他们组织一个顾斌案子的专案组，等他一回到局里就将顾斌从拘留所带走。”

“好险呐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还有时间抢先一步。”方国良身上渗出一层冷汗。“是啊，他们一定料不到我已经把释放顾斌的手续办妥，以为他们可以赶在我们前面。”周警官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欣慰：“也算老天有眼，让徐副局长正好在此节骨眼上出差，也多亏关队长及时开会作出决定，只要慢上半步，先机就会失去了。”

方国良点点头，周警官说得没错，有时对手之间的胜负之决就看谁抢到先机，慢一拍就会一败涂地。

周警官又道：“不过，你明天要多准备几手，兴许他们一发现顾斌被我们带走，就会采取措施，你一定要有所防备。”“好的，我知道了。”方国良意识到事情也许还会出现变数，他必须马上做出周密的安排。他说：“老周，明天一早你就去拘留所，争取尽快领出顾斌，我会派助手小汪开车去那里接你们走。”

“好的，你让车子在八点准时等在拘留所外面。”周警官说，“我们之间保持紧密联系。”

周警官离开后，方国良决定立刻和余国伟通个气。余国伟是昨天傍晚从温哥华飞到上海的，连夜就和方国良取得了联系。两人约定，这段时间里每天都要互通一次消息。方国良掏出手机，把里面的电话SIM卡拿了出來，换了一张新的SIM卡，然后拨了一个号码。

“余先生吗？是我，方国良。”“方律师你好，事情有进展吗？”余国伟问。“已经解决了，明天一早放人。”“那太好了！”“不过，他们那里也已经得到消息，恐怕会有所动作。”方国良把刚才周警官所说的情况对余国伟讲了一遍，接着忧心忡忡地道：“明天上午我们应该会先他们一步领到顾斌，可是我很担心他们会节外生枝。”

“那我们就往最坏处去打算，按我们昨天商量的，明天一接到顾斌就让他飞来上海，我会安排他住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。”余国伟的声音听上去还比较冷静。

“如果他能顺利飞到上海，我就什么也不担心了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如何把顾斌弄上飞机。明天只要顾斌一离开拘留所，他们过不了多久便会知道，肯定会有所作为，或许半路上人就会被他们劫走。”

“我想到这点了，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。”余国伟说：“明天上午你接到顾斌之后，马上给我打电话。我会告诉你把顾斌送到什么地方，接下去的事我全部会安排好的。你只要把顾斌送到机场，送他进入安检就大功告成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你马上要和顾斌的妻子乔云联系一下，让她替顾斌准备一些衣服之类。最重要的是顾斌的身份证，一定要她送过来，否则他无法登机。明天你接到顾斌后，设法让他们夫妻见一面。这一别，可能会有一年半载无法见到了。”余国伟说。

方国良对余国伟做事的周到十分钦佩。虽然刚才没有细说明天他会做什么样的安排，但相信余国伟一定做了周密的部署。

和余国伟通完电话，方国良重又把手机内的SIM卡换回原来平时用的那张。他和余国伟有约定，为了防止手机被窃听，他们每用一张新的SIM卡，最多只通三次电话，然后就换掉。接着，方国良用办公室的座机拨通了乔云的电话，说顾斌这几天可能会被释放，让乔云连夜替顾斌准备一点替换衣服；还有，最重要的，是马上将顾斌的身份证放在身上以备急用。“那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？”乔云问道。“你始终保持手机的开机状态，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。”方国良说。

此时，王根宝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里的徐副局长叫道：“那你准备怎么办呐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”刚才他突然接到对方从江苏打来的电话，告诉他昨天下午在经侦总队里发生的事情。王根宝一听，就像当头挨了狠狠一击。这个突然变故使他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恼羞成怒又无法发泄。

生死对决

温哥华的
中国富豪
柯兆龙

